

科幻小說／倪匡著

茫點





倪匡著

茫點

無窮的宇宙，無盡的時空，
無限的可能，與無常的人生
之間的永恒矛盾，從這顆腦
袋中編織出來。

金庸 於1982、83年之間

茫

點

倪匡科幻小說集 Y ③⑦

著者	倪	匡
發行人	沈	登
出版者	遠景出版事業公司	
	台北郵局26-1451號信箱	
	郵撥：0765255-8	
發行所	遠景出版事業公司	
	台北市敦化南路505號5樓之一	
	電話：705-3156・705-3195	
	傳真：706-9880	
總經理	嘉興書局有限公司	
	台北市樂業街152號	
印刷所	松明印刷廠有限公司	
	台北縣板橋市仁化街84號	
定價	新台幣100元	港幣15元
初版	中華民國70年10月	
七版	中華民國79年3月	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

遠景版權・翻印必究

ISBN 957-39-0086-6

前言

「茫點」在開始之前，有幾個楔子。小說有楔子，由來已久。要是沒有那位洪信先生在龍虎山上清宮揭開了那塊石板的楔子，一部水滸傳也不知從何說起才好了。但有好幾個楔子，似乎不多見，是不是可以列入首創，待考。

接下來的幾個楔子，看來好像一點關係也沒有，但實際上，却是有關係的。而且，在以後，楔子中出現的人物，還會再出現。

楔子

台北是一個美麗的都市。美麗之一，是在工商業飛躍的同時，文化藝術的氣息仍然十分濃厚。在臺北市的大街小巷之中，都可以看到很多畫廊、藝廊的存在。

畫廊，或藝廊之中，陳列着成名的或未曾成名的藝術家的作品，不定期的展覽或經常的陳列，供人參觀、欣賞、選購。

藝廊有的佔地相當廣，有的規模比較小，我那天去的那一家，可以說是中等規模的一家藝廊。

老實說，對於畫、雕塑，我並不是內行，可是也很喜歡。我也不必冒充我風雅到會專門到藝廊去，老實說，我那天到那家藝廊去，是給雨趕進去的。

早春，臺北會突如其來地下一陣驟雨，冷得街上的行人狼狽不堪。我在雨開始下的時候，還想冒雨快點趕到目的地去，可是雨點越來越大，恰好在這時候，我看到有一道樓梯，以一個相當大的弧度通向下，下面，就是一家藝廊。我根本沒有考慮，就急匆匆向下走去。到了下面，才在用手拍打着身上的雨水，就有人道：「請簽名！」

這才知道，有一個畫展，正在舉行。抬頭看了一下，寬大的藝廊中，相當冷清，我一眼就接

觸到了展出的畫。畫家多數用一種近乎震顫的線條來作畫，風格十分特別，就打算稍為看一下，至少等雨小一點再說。

所以，我接過了筆來，簽了一個名，開始以相當快的速度，看看展出的畫，我並不是每一幅都仔細欣賞，所以很快地，就來到了另一端的出口處，那個出口，通向另一個陳列室，我已經看到有很多陶藝品陳列着，那倒是我有興趣的，我想快步走過去看看。

就在這時候，我感到後面有人在跟着我走，我向前走出了三四步，後面的腳步聲也跟着，跟隨者的跟踪技巧，顯然十分拙劣，腳步相當重，我一聽就可以聽出，這樣的腳步聲，是女性穿着的高跟鞋所發出來的，我停了一停，跟隨者的腳步聲也停止了。

我想：或許是另一個參觀者，不是在跟着我的，於是我繼續向前走，可是當我又走出了三四步後再停下來之際，我已經可以肯定，是有人在跟着我了！

我感到奇怪，在不應該被人跟隨的時候，為什麼會有人跟着我呢？沒有人知道我在臺北，我到臺北來，也沒有任何希奇古怪的目的。

我再次站定，假裝在看著我面前的一幅畫，但是事實上，那是一幅什麼樣的畫，我根本未曾注意。我不想被跟隨者知道，我已經發現了被跟隨，所以我站定了之後，頭略向下低，用一個十分技巧的角度，想看看是什麼人在跟着我。

當我這樣做了之後，我看到的是一雙白色的高跟鞋，式樣十分新穎，上面沾了一點泥水，那是由於外面在下雨的緣故。然後，我看到了一雙線條極其動人、膚色極白的小腿，在腿彎之下，

是一條黑色緞子束腳袴的椅腳。這種束腳褲，正是今年流行的款式。

毫無疑問，跟隨著我的人，是一位女性。

我又想了一想，可能是由於我的神秘經歷太多了，所以一件很普通的事，也會使我很緊張，還是放鬆點好。

當我這樣決定之後，我就不加理會，抬起頭來，就在這時，在我的身後，響起了一個略帶沙啞，可是聽起來十分優美動聽的聲音，道：「衛先生，你終於注意到這幅畫了！」

我呆了一呆，在不到半秒鐘之內，我就知道，那個女人，能知道我的姓氏，自然是在門口看到了我簽的名字之故，這並不算什麼。值得奇怪的是，為什麼她特別重視在我面前的那幅畫？

我之所以會站在那幅畫的前面，絕不是因為我注意到了那幅畫，想仔細欣賞它。那純粹是偶然的，是我在發現了一個人跟我之後，突然站定，想知道對方是不是也突然停下來的那個動作的結果。

在這時候，我聽得那女人這樣說，自然而然，向我面前的那幅畫望了一眼。這一看之下，我不禁有點臉紅，因為我站得離那幅畫十分近，那並不是欣賞一幅畫的適當距離。

我雖然覺察到了這一點，可是我也並沒有後退。那幅畫，畫的是一個人首，可是在應該是眼睛、眉毛的部份，也就是說在鼻子的兩邊，却被兩片成銳角的扇形物體所佔據著。

那兩片扇形的，作青藍色的東西，看起來像是一片被撕成兩半的銀杏樹的樹葉。那個人首像的頭部線條，給人以一種無可奈何的僵直之感。

由於我站得相當近的緣故，所以我同時，也看到了畫旁的標籤，標籤上題著「茫點」兩個字。這自然就是那幅畫的標題了。

我不覺得這幅「茫點」和其它的畫比較，有什麼特別特出的地方，而且一時之間，我也無法說出批評的話來。

這時，在我身後，那磁性的聲音又響了起來：「衛先生！這幅畫的題名是『茫點』。」

我「嗯」了一聲，表示我知道了。在這時候，我應該回頭看一看，在我身後講話的女士，是怎麼樣的一個人了，可是我却仍然沒有轉過頭去，我也不能很確定是基於什麼原因。可能，有一部份是爲了表示矜持——男性和女性一樣，都有矜持。也有一部份是爲了我對繪畫藝術很外行，對方可能是藝術家，如果和我討論起這幅畫來，那我就會沒有什麼話好說。

總之，我並沒有轉過頭去，當然，如果在這時候，理也不理，自顧自向前走，也是一件很不禮貌的事，所以我就只好仍然站在原來的位置不動。

那動聽的聲音又響了起來：「畫家想表達什麼？你看，眼睛部份不見了，被遮了起來，奇怪畫家爲什麼不用『盲點』這個標題，而用『茫點』？」

我心中苦笑，只好隨便道：「那得去問畫家才好，我想，畫家可能在這裡！」

我的話，已經強烈地在暗示着對方的離去，不必再和我討論這幅畫了！

可是，那位女士顯然不想就此離去，她又道：「日本有一位大小說家，曾用『盲點』這兩個字，寫過一篇非常精采的小說。」

我表示冷淡，語調也是冷冷的，道：「是，那是一篇非常精采的推理小說！」

磁性的聲音笑了起來，笑聲十分悅耳，絕不誇張，但是却又充滿了挑戰的意味，道：「衛先生，我看過你寫的很多小說。照你自己的說法是：你記述了你經歷的許多古怪的故事。就用這幅畫，這幅畫的標題聯想開去，衛斯理是不是又可以有奇怪的經歷，化成故事，讓我們看看！」

我心中感到十分好笑，道：「聽起來，這好像有點像點唱節目了！」

我的身後，靜了一會，正當我以為我們之間的談話已經結束了之際，身後又來了一下低嘆聲，道：「我以為衛先生對這幅畫至少可以有一點聯想的……」

我感到有一點輕微的惱怒，這是什麼意思？是一種挑戰麼？這時候，我是故意不回頭去了，我道：「任何事都可以產生聯想，但產生聯想是一回事，所產生的聯想，是不是能構成一篇小說，又是另外一回事……」

悅耳的聲音道：「是的，我從來也沒有寫過小說，不知道這些事，可是，我覺得『茫點』可以聯想的，比『盲點』更多上許多！」

我立時道：「對，『盲點』，只不過是眼睛所看不到的一點或幾點，但是『茫點』，却和人的思想發生聯繫，比『盲點』的範圍大得多。人類的思想上，茫然不知所措的點，或面，太多了。」

那聲音道：「是的，畫家想要表達的，可能就是這樣的意思。衛先生。我真希望你能用文字來表達一下。」

我無可奈何，只好道：「我會考慮。」

在我講了這句話之後，我感到那位女士又在我的後面，站了一會，然後，我感到她轉身去，又聽到了她的腳步聲。

本來，對方已經離開了，我可以逕自向前走去。可是，我在猶豫了一下之後，實在忍不住好奇，還是轉過頭去，看了一下。

當我轉過頭去之際，那位女士已經快走入口處，準備離去了。我只能看到她的背影。她的身形高而苗條，長髮蓬鬆地披著，像是完全未經過整理一樣，但是又不覺得凌亂。她的雙手看來更是白皙，或許那是由於她一身衣服，全是黑色的緣故。

由於我沒有看到她的正面，所以也無從估計她的正確年齡，我想，大約是二十到三十歲之間。

我並沒有進一步打量她的機會，她就已經走了出去，我又站了一會，心中忽然想到，我至少可以像她一樣，在簽名簿上，去看看她的名字。

這純粹是出於一種好奇心，我來到了入口處，向簽名簿上看去，却極其失望，在我的名字之旁，沒有新簽上去的名字，却有一個相當大的問號。

我離開了那家藝廊，雨也小了，我一直走着，一面倒很希望在街上再遇上她，一面我在想着，從「茫點」聯想開去，可以想到些什麼呢？剛才我說那和人的思想有關係，她表示同意。爲什麼她會對這兩個字有興趣？她和我的交談，完全是偶然的，還是早有計劃的？

我對這些問題，都無法有答案。因為在我接下來在台北的短暫逗留中，我都沒有再遇到過這位女士。

可是，那一段對話，却一直在我腦際縈迴，直到有一天，我突然領悟到了「茫點」的含意，那是在經歷了一連串怪異的事情之後的事了。當時，我完全未曾想到這一點，可能正是由於思想上的茫點之故罷。

楔子（之一）

以下記述的，是一段十分奇特的對話。

不必去追究對話的雙方是什麼人，在什麼地方，於什麼時間。都不必追究，只要注意這段對話的內容就可以了。

這真是一段十分奇特的對話。

「世上真有職業殺手嗎？還是那只是存在於小說或電影中的一種人？」

「當然有！」

「真的？有？哈，你想，職業殺手遇到的最大困難是什麼？哈哈！」

「是什麼？你在提到這一點的時候，不斷地笑，難道這種困難很可笑？」

「是很可笑，哈，你看，我又忍不住要笑了。我所說的困難，只怕每一個職業殺手都有。你想，職業殺手，顧名思義，從事的是受人僱用，接受了金錢而去殺人的一種職業。」

「對。」

「這種職業，和其他職業基本上是一樣的，接受酬勞，爲了酬勞去做事！」

「你說了半天，究竟困難是什麼，還沒有說出來！」

「任何職業的從業者，都可以用各種方法，去告訴他人：我是做這工作的。可是職業殺手用什麼方法讓人家知道他是一個殺手呢？他總不能登一個廣告：『殺人專家，取價低廉，保證人死，妥善可靠。』他也不能在住所前掛上一塊招牌：『專門殺人，老幼無欺。』哈哈，算命先生倒可以掛這樣的招牌。他也不能印一張名片，看到有什麼人，像是想找人殺人的，就送上一張，而在名片上印上『殺手』的頭銜。所以，職業殺手實際上是沒有法子找到委託人的，說得簡單一點，他兜不到生意，沒有生意，就做不成殺手。所以，世界上，實際上根本沒有職業殺手這樣的人。」

「你長篇大論，講完了？」

「如果你能提出什麼論點來反駁，我自然還可以繼續講下去。」

「你否定有職業殺手，立論是他們無法招攬生意，這種立論是站不住腳的，販賣毒品的人，一樣不能招攬生意，但是他們都可以生存……」

「全然不同！全然不同！販賣毒品的人，有一個完整的銷售網，有龐大而嚴密的組織。職業

殺手只是個人行動，哈哈，總不見得職業殺手，會僱用經紀人，去替他兜生意吧……」

「真的，你說得也有道理。」

「本來就是！世界上根本沒有職業殺手。」

「唔，其實，還是有的，你不明白——」

「我怎麼不明白？我已經說得再明白也沒有了，職業殺手，根本不可能生存。」

「別說得那麼肯定，像我，已經生存了幾十年，而且生存得很好，用你的話來說，生意，也源源不絕。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我是說，我是一個職業殺手，並沒有在你的邏輯理論下不能生存！」

「你……是在……開玩笑？好，你說的是……一個職業兇手，好，你用什麼方法使人知道你是？」

「咯咯……現在輪到我來笑了。我用的方法，其實很簡單，找人聊天，故意把話題扯到殺手這上面去，然後就會有人，像你那樣，說世界上根本沒有職業殺手這種人，舉出種種理由想說服我，再然後，我就直截了當告訴他，我就是職業殺手。」

「這……是一種詭辯術。」

「絕對不是，你可以委託我殺人，取價低廉，保證成功。你只要付錢就是，一點麻煩也沒有，那個人死的時候，你可以在地球的另一邊。」

「你……你……怎麼知道……我想殺人？你……是怎麼知道的？」

「別緊張，千萬別緊張，那其實也很簡單。」

「不可能……不可能……你……我還是第一次見到你，你不可能知道我想殺人。」

「那是我的業務秘密——」

「不行，你一定要告訴我，我……從來也沒有表示過，沒有對任何人說過，沒有作過任何文字上的記述——」

「你不必抓住我的衣服搖我，也不必滿頭大汗——」

「不行，你一定要說，你是怎麼……知道我……心中的秘密的？」

「好了！好了，請放手，我告訴你就是。」

「你……說！」

「我早就說過了，很簡單，你今年多少年紀？五十歲出頭了？」

「那和我多大年紀有什麼關係？好，我……五十二歲。」

「你自己想想，你已經五十二歲了，你和各種各樣的人相處，已經有多少年了。至少五十年左右了吧！在五十年和各式各樣的人相處的過程之中，總有一兩個人，甚至更多的人，是你很樂意看到他死亡的，甚至，會有特別的一個人，是你願意化點代價，來看到他的死亡！不單是你，每一個人都是一樣。」

「你……是說，你只是從心理學上來猜度，而得出的結論？」

「可以這樣說，人的思想，有一個一定的範疇，任何人脫不出這個範疇，不論一個人外表上裝着他如何善於處理人際關係，但是他的思想，也在這個範疇之中！」

「聽來好像……有點道理。」

「哈哈，大有道理，人的思想，其實是很可以根據一些規律探索的，要瞭解另一個人的思想，不是想像中那麼困難的事——閒話少說，言歸正傳，我的收費，低廉得出乎你的意料之外，而且，只先收兩成訂金，告訴我，你希望什麼人離開這個世界？」

「這……」

「爽快點告訴我好了，你的願望，很快就會實現，那個人會在世界上消失。我不知道這個人消失之後，會給你帶來多大的好處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，你得到的好處，一定遠超過你付出的代價。」

「這……」

「我們總共只需要見兩次面就够了，今天是第一次，你付了訂金給我，然後，在參加完那個人的喪禮之後，你再把餘款付給我。再然後，你是你，我是我，這一輩子再也沒有見面的機會了，安全妥當，萬無一失。」

「這……」

「你還在猶豫什麼？你想想，你願意看到對方死亡，說不定對方或是別的你意想不到的，也願意看到你的死亡，要是我遇到了一個，他要我來殺你，那你就後悔莫及了，是不是？」

「你……是在威嚇我？」

「不，我是爲我顧客的利益着想，告訴我那個人的名字吧。」

「好。」

楔子 (之二)

一陣「嘶嘶」的水聲傳來，在寂靜的黑夜中，聽來十分優美。

桃麗轉了一個身，輕輕地道：「聽，小丑噴泉又開始活動了。」

躺在她身邊的，是她的丈夫葛陵，葛陵「嗯」地一聲，道：「你不見得想起身去看噴泉吧！」

桃麗靠近她的丈夫，把他的身子扳過來，使他們兩人面對面地躺着，道：「爲什麼不能？」

葛陵笑了起來，道：「親愛的，我現在是執行任務後的休假，要是每天晚上，不是起來去看只有在晚間才活動的噴泉，或者在灌木叢中等上三小時，只是爲了觀察一頭黑熊的經過，只怕到休假完畢，我進了太空艙，就得呼呼大睡，無法執行任務了。」

桃麗靠得她的丈夫近些，膩聲道：「不去看噴泉，那我們就……」

葛陵少校是隸屬於美國太空總署的太空人。「太空人」只是一個簡稱，比較正式的名稱，應